

共和国第一大将粟裕1958年被批“一贯反领导”“与陈毅的关系搞不好”。近年来，社会上对二人的关系有一些片面之词。曾任粟裕大将秘书的鞠开对此进行了澄清。

毛泽东“摆平”陈毅粟裕战略之争



“陈不离粟、粟不离陈”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就对粟裕非常看重。1940年2月7日，陈毅写了一副对联，贴到粟裕的房门框上，把粟裕比成西晋时期的军事家羊叔子、三国时期的军事家诸葛亮。

日本投降后不久，蒋介石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五大野战军。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在陈毅领导下，司令、政委由陈毅一人兼，战役指挥由粟裕副司令负责。毛泽东做出“陈毅管大局，粟裕管军事”这样的安排，主要是要利用陈、粟两人各自的优劣。陈毅的优势是：资格老，威望高，有权威。粟裕的优势是：军事上是强项，是会打仗的行家里手。

两人结合后的第一仗是宿北战役，全歼国民党军整编69师两万一千多人，师长戴子奇自杀，副师长饶少伟被俘。此后陈、粟二人通力合作，仗越打越好，“陈不离粟、粟不离陈”这种提

法也越叫越响。

毛泽东“摆平”二人战略之争

一些人所说的陈毅与粟裕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战争年代二人观点的不同。

1946年6月，蒋介石向中原解放区大举围攻，毛泽东提出南线出击作战。陈毅对此竭诚拥护，粟裕则认为华中野战军主力应留在苏中作战，不能立即西移淮南。粟裕的建议被陈毅拒绝，却得到了毛泽东重视。

7月25日，粟裕更提出将五旅东调至苏中参战，陈毅没有同意，相反要求粟裕率主力立即西移淮南。一个要“西移”，一个要“东调”，8月6日，毛泽东致电陈毅，提出：“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主力西调为有利，因粟部西调过早，一则苏中人心不顺；二则敌军亦将早日西调，如西面仗打不好，怨言必多。故不如让粟部在苏中再打一仗（不论胜负），然后西调，各方则无话说。”在这期间，粟裕在苏中连续打了几个胜仗，陈毅在淮北作战则不断受挫，8月13日，陈毅致电粟裕、谭震林：“宜就地开展局面，不必忙于西调……”两人的争论到此结束。

这些争论都是正常的。事实上，就在这之后，陈毅1947年对粟裕的高度赞扬现在可以查到的就有3次。而粟裕一直把陈毅看成是他的上级，对

陈毅是钦佩的。他说，他长期在陈毅领导下工作，心情是舒畅的。

陈毅身不由己批粟裕

社会上存在着陈、粟二人关系不睦的传言，主要依据是1958年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了粟裕。

在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中，粟裕受到错误的批判。陈毅在会议上首先开炮，说：“粟裕这个人，就一个字：阴。”陈毅甚至指责粟裕到苏联访问时与对方总参谋长的几句谈话为“到国外找根据”的“告洋状”。他后来也“帮”粟裕说了好话，在粟裕第9次检讨后说：“讲得很好。”并带头鼓掌表示通过。第二天又在大会上说：“昨天他（粟裕）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的，主要是打胜仗的……”其实，陈毅批判粟裕实在是“弓在弦上，不得不发”。据粟裕秘书鞠开的回忆：“1958年，陈毅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是批判了粟裕，彭德怀找陈毅谈了话，不批不行啊！但陈毅还保了他。对粟裕在会上的检讨发言，还鼓掌欢迎表示通过，才结束了事。”

鞠开还说，到了晚年，陈毅还和粟裕做了儿女亲家（陈毅儿子陈晓鲁娶了粟裕女儿粟惠宁）呢，试想如果二人关系不好，又怎能这样呢？

（据《新闻午报》、《北京日报》）

毛泽东首次访苏自述周期性半昏迷

俄罗斯著名学者潘佐夫写作的《毛泽东传》今年8月底在中国出版。这部作品深挖3328份前苏联绝密档案，其中有档案显示，毛泽东1949年12月首次访苏前后，斯大林的不信任令他恼怒，他的健康状况这一时期也备受困扰。

斯大林对毛泽东疑虑重重

在毛泽东来访前夕，斯大林要求给他提供有关这位“山洞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情报。1942—1949年担任中共中央领导人医生的捷列宾提交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毛泽东的威望、学识、性格、饮食起居等，还指出了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工作不久便会感到疲惫；总为失眠苦恼，频繁服用安眠药；经常感冒；主要病症是血管神经官能症，每当工作过于繁忙和着凉，病情就会恶化……但这些情报依然不能完全消除斯大林的疑虑。

12月1日，苏共政治局通过了一个题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抵达、逗留和送别方案》的决议。方案制订得非常周密，连最细微的细节都不放过。12月初，在斯大林的驻华代表柯瓦廖夫的陪同下，毛泽东离开北京。柯瓦廖夫回忆道：解放军严密地警戒着从北京到中苏边境的全部铁路线。在毛的列车行将通过的这条线两侧，每隔50米就有一个士兵

在警戒，一律面向外侧。……尽管采取了如此严密的安保措施，在天津附近的铁轨上还是发现一颗手榴弹。

12月16日正午，毛泽东抵达俄罗斯。当晚6点，他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这次会晤之后，毛泽东在郊外别墅无所事事地待了四天半。斯大林也不再邀请他，他不知道斯大林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受冷遇期间健康出现多种状况

在12月21日斯大林生日这天，毛泽东去莫斯科大剧院参加庆典。他为了避免头晕，不得不吃了几次阿托品。但真正令他痛苦的是：盛宴之后他再次被送回他的郊外别墅，在接下来的30天里他一直见不到斯大林！元旦前3天，他感到牙痛。他还看了皮肤病专家。

档案显示，毛泽东就医自述病情：“周期性全身乏力伴半昏迷和四肢麻木……”他自述1945年9—10月工作极其紧张，首次突发持续近8小时的半昏厥虚脱状态。医生诊断认为这是由于他患整体性中度粥样动脉硬化，伤及脑血管和营养心肌的血管所致。但医生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他们能给他开的全部处方就是：戒烟，做按摩，晚上泡松针灸，服维生素B1，定期进行户外散步，定期注射鹿茸精，以及定时吃饭。

如此虚掷时光，令毛极为恼怒。当柯瓦廖夫向斯大林汇报毛泽东的情况时，他终于说出了这句话。在那之后，最高级谈判才恢复。

会谈严重影响毛泽东神经系统

斯大林再次邀请毛去克里姆林宫。斯大林依然不苟言笑，怀有戒心，很少说话。同斯大林的会谈对毛泽东的神经系统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2月9日晚大约11点，在斯大林的宴会上，毛泽东感到非常不舒服。他觉得浑身无力、头晕、心跳过快，不得不把医生叫了来。他被安置在病床上，打了一些强心滴剂（卡地阿佐），量了血压。值得庆幸的是，没什么大问题，半小时后他就可以动身返回自己的别墅了。他拒绝了进一步的医疗观察。

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毛泽东于2月17日离开莫斯科。斯大林的不信任仍像巨石一样压迫着他。他睡不好，感觉很糟，非常紧张，也容易发脾气。档案显示，1950年6月15日，毛泽东主治医生梅利尼科夫向苏联大使报告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并提出请示：“我是否能根据我最近的观察把这一问题提交中央讨论，提出现在让他休假的问题？”（据《毛泽东传》）

左权致母亲信表决心

1937年12月初，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省洪洞县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日寇不仅要亡我之国，并要灭我之种……我全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铜板，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铜板，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

毛岸英：向师哲隐瞒身份

1938年，师哲（俄文翻译家）到莫斯科，被临时安排在莫尼诺儿童院担任副院长。当时，毛岸英等人在儿童院。他们在国内养成了隐瞒自己身份的习惯，在苏联仍是这样。有一次，毛岸英和师哲在谈到毛泽东时，也是直呼其名，好像与他没有什么关系似的。师哲向他们说明，他知道每个孩子的身世，并告诉他们，苏联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祖国，在这里无须隐瞒什么。

任弼时：不能损害群众利益

1949年3月，任弼时因病在玉泉山休养。有一天傍晚，他拄着拐杖去散步，在湖边上遇见一个驼背的老人，正在看着地里的庄稼。经过聊天任弼时知道，老人是怕湖里的几只鸭子吃庄稼，所以在这里看着。原来，这几只鸭子是炊事员养的，为的是给任弼时补养身体。任弼时立刻向老人道歉，并安慰了几句，马上吩咐警卫员把鸭子转送给别人。第二天早晨，他又到湖边去散步，为的是亲自查看是否把鸭子送走了。当看到那几只鸭子已送走，任弼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今后可别再干这种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了。”

陈云：匆匆见过鲁迅一面

陈云之子陈元说，父亲一生极为敬佩鲁迅先生，高度赞赏他坚定的革命立场，而且父亲也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唯一见过鲁迅先生的人。1932年12月，上海正值国民党白色恐怖最盛之时，父亲奉命去鲁迅先生家转移当时中共最高领导人瞿秋白及夫人，匆匆与鲁迅先生见过一面。当时的情景下，鲁迅先生不顾个人安危，把共产党的主要领导收留在家中半个月之久，这是很多人不能想象的事。1936年10月，听到鲁迅先生溘然长逝的消息，正在莫斯科共产国际工作的父亲即以“史平”为笔名，写了题为《一个夜晚》的悼念文章，记述了与鲁迅先生的那次会面。（本刊综合）